

家禮儀節考

從位下筑後守
源朝臣君美撰

人

泉山
藏書印

仁法
7628
3止





家禮儀節考卷之五

喪禮

朝夕奠 奠謂斟酒置卓上非酌於地也至虞祭然

後酌
新增法

盡用素器 檀弓奠以素器者以生者有哀素之心

也鄭氏曰凡物無飾曰素禮記法

朔日設饌 高氏曰若遇朔望節序則具盛饌其品

物比朝夕奠差衆禮疏曰士則月望不盛奠惟朔

奠而已○楊氏復曰按初喪立喪主凡主人謂長

子無則長孫兼重以奉饋奠今乃謂父在父為主

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二說不同何也蓋長子主喪

以奉饋奠以子為母喪恩重服重故也朔奠則父
為主者朔設奠以尊者為主也喪服小記曰婦之
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虞卒哭皆是殷祭故其
夫主之亦謂父在父為主也朔祭父為主義與虞
卒哭同耳

金本

國恤

如何不淑

本注作奄忽頌背

若亡者官尊即云薨逝稍尊

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存亡俱無官
即云色養若尊長拜賓禮亦同此惟其拜各如啓

狀之式

本注

狀之為言陳也狀用儻語

本傳明并

酌酒 高氏曰既謂之奠而乃燒香酌酒則非奠矣

世俗羨習久矣非禮也○揚氏復曰按程子張子

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

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酌者初酌酒則頃少

酒于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為酌而盡傾之於

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與此條所謂入酌跪酌似

相牴牾蓋家禮乃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為

正詳見祭禮降神條

金本

賓主答拜 高氏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吊喪無不

答拜者胡先生書儀曰若吊人是平交則落一膝

展手策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吊人卑則側身避

位、俟孝子伏次、卑者即跪還、須詳緩去就、無令跪
伏與孝子齊、○揚氏復曰、按吊禮、主人拜賓、不
答拜、此何義也、蓋吊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
賓以謝之、此賓所以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
跪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
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不敢當乃答拜、
今世俗吊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
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吊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
也、
清酌庶羞、酒曰清酌、曲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
味、謂之庶羞、又見于後

賻奠狀式 封皮狀上某官靈筵具位姓某謹封○

劉氏璋曰、司馬公書儀云、亡者官尊其儀乃如此、

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曰、

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謝狀三年之喪未卒哭

具位姓某、某物若干、右伏蒙尊慈以其各

者某親違世、大官云特賜賻儀、隨宜下誠平交

此二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但封皮不

用靈筵、○劉氏璋曰、司馬公云、此與所尊敬之儀、

如平交、則狀內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貺、去下誠字、

後云謹奉狀陳謝、謹狀無年、封皮上用面簽、題云、

某人、下云狀謹封、全

兀子

之墓哭拜 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宗

若不奔喪 愚謂今在官者聞齊衰大小功喪不得

奔喪三日中可委政於同僚朝夕為位會哭於僧

舍四日成服亦如之以日易月齊衰二十五日大

功九日小功五日畢仍吉服聽政每月朔變服為

位會哭月數既滿即除至於緦麻小功則會哭成

服俱不必行但哭之盡哀為可也注補

自經于溝瀆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注經縊也進篇

立巖墻下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注岩墻

墻之將覆者孟子盡心上篇

不舟而游 道而不徑舟而不游禮記祭義篇

曾子問孔子曰云云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吊于孔

子曰三年之喪練 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

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謂重喪雖至練祥

不與人群不與人群立旅行恐或言及他事即為

忘哀若吊哭于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吊為

詐偽矣此所以為虛也○已所知識之人已葬而

後往吊則先哭于其家而後之墓蓋情雖由于死

者而禮則施于生者故也宗

賻喪 按衣被曰襚助死者之襲歛也貨財曰賻車

馬曰帽奉助生者之送死也牲醴曰祭香烛果酒
曰奠礼曰吊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資以口惠而實
不至為可愧也同上

舊館人之喪 首館人首時舍館之主人也解脫驂
馬以為之賻客行無他財貨故也禮記集說

凡民有喪 邛谷風篇注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
也詩注集傳

莫不為之致力 有祿者則將命云、朋友親禭如
初儀禮士喪敬吊臨賻賵睦友之道也禮記集說 ○三日

不舉火故隣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禮記集說 ○天子諸
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

為志焉又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擗焉禮記集說 ○四

十者執紼禮記集說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党

及垣且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

變既明反而右行曰禮也禮記集說 ○又按曲禮助

執紼皆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禮記集說 ○

高祝御柩乃祖云、有司請葬期公賵玄纁束馬

兩又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賵

知生者賻禮記集說 ○士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

相又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禮記集說 ○適有喪者曰比

儀禮記集說 公吊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吊曰

寡君承事引祖吊者即位客曰寡君使其又曰寡君

命其毋敢視賓客雜記○凡非吊喪非見國君無不

答拜者禮曲

有事則奠之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每為諸公所

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吊、嘗於家豫炙雞一隻、

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

外、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汁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

前、醞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酒

食不必豐腆者也年本

紙幣即楮錢也

供帳謂陳設燕饗之具也

釀錢其遠求於二說文會飲酒也、合錢飲酒也、又

作醖會勺

舉債周禮小宰稱責、注疏謂貸錢而生子同上○

狝稱也、債通作責、舉債即稱

有祖塋則祔葬其次按家禮宗有族葬按趙季明曰

基之塋以造塋為始祖、注謂從他國遷于此、沒則

子孫始造塋而葬者、其基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沒

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居右、以下則左

右、以次而祔焉、○子孫不別適庶、皆以年齒列昭

穆、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以其班也、昭尚左

穆尚右、貴近尊也、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

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比妻穴、退葬尺許、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出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居成人之、十有六為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天也、如弟先葬、不留兄之穴、預期兄矣、○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葬祖北之左、女葬祖北之右、○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穴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如祖妾陪葬、祖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在祖妾之北、孫之妾與孫

女相直、在子妾之南、先葬者居東、後葬者西、不以年齒為序、○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遜、屬宗法之遺意也、為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途遠、不祔于祖、與祔而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為不物矣、其如焚尸沈骨、委之鳥鳶、就不可忍也、尚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免矣夫、宗

姻 姪 即姻亞之亞字、俗加女旁、亞亦次也、次壻自稱曰亞、長壻謙稱亦曰亞、故相為亞也、小雅瑣

瑣 姻 姪 帛字
合 墓 基 左

灰隔 問擲外可用灰雜沙土否朱子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擲外擲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細沙久之灰沙相雜入其堅如石擲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炭擲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鎔化棺有偏陷都不便曰不曾親見瀝青利害但各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禮壙中用生躰之屬久之

白

必潰爛却引虫蟻非所以為亾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自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揚氏復曰先生答廖子晦曰所問墓法後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

而止、蓋沙灰以隔蝼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塋者、後因遷塋則見灰已化為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塋所親見、故須令常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為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擲、故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或庶幾不用法意耳、此分人但實沙灰於擲外、擲內空虛、久必貯水、不便、慎之、莫聽俗言而誤大莫、○或問擲內外皆實灰沙、則以朱子之言為據、擲又加底、亦有據乎、曰、頃塋先人、慮地有水、繆出意見、擲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船匠、脩其縫、薄鉛瀝青塗其外、用以載柩、擲之內、外如

今

以

前法、各實以沙灰、既平、擲口、再加外蓋、用直板合成、脩其縫、不用橫者、仍用油灰批縫、密釘之、再鎔瀝青塗其上、更下灰沙、盈坎乃止、又問擲內外既皆實、似灰沙何必又用不擲在內、曰、灰沙須發熱、過乃堅、若不用擲隔之、則天雨地泉、浸濕灰沙、不能堅結、故用擲隔之、則擲外灰沙、縱然浸濕、不結而擲內者、自能發熱、堅固、及擲朽腐、而內灰沙已灰沙已皆堅結久矣、所以擲加底蓋、非無謂也、又問木擲作兩三套、做如何、曰、雖便舉動、縫內漏水、入去、却不便、必作一箇、做方穩當、家禮集說篩、山皆切、佳、勻、竹器、篩、籬也、或作篩、○

篩、山皆切、佳、勻、

籬

又支紙、勻、

竹器、

籬、

籬也、

或作篩、○

簾

山切

說文竹器也可以除麤取細今文借作

篩集韻或作篩篩○篩竹名韻增苗注竹器亦作

簾篔篹誤會拌本拌弃之拌字俗作調拌篔字勻廣

韻徧也齊也全

誌石 昔吳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唐開元時人有

有字衍

有耕地得比于墓誌刻其文以銅盤則墓之有誌

其來遠矣紀事物按誌者誌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

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沒則後人為之鑄器以銘而

使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

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

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

于

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蓋埋于壙前三尺

之地以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

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文体有爵者宜稱塚無爵

者稱墓有爵反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宋晁

錄凡昏官銜俱常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類若曰

監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遠可考矣又篆蓋二字

二字衍

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須曰篆額為是

明器 此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不曰神明之器而

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宗

泥塑 壙以土肖像也又雕壙不為雕工為壙又土

木皆可稱壙土謂之增壙不謂之減壙塑同上字

箋

下帳 帳猶供帳之帳、凡鋪陳器物、總謂之供帳、故此牀席倚卓之類、以一帳字包之、下字上下之下

註考

苞字衍

苞 劉氏璋曰、既夕禮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注云、用便易者、謂茅長雜用、裁取三尺、一道編之、按儀禮注、苞草也、古稱苞苴是也、曲禮注、苞者、苞苞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則物也、注、今人遺禮、別有盤皿盛之、多不用此、

筓 司馬溫公曰、今但以小甕貯五穀、各五升可也、

劉氏璋曰、既夕禮筓三、容與盥同、盛黍稷麥、其實

脫注字

淪注云、皆湛之以湯、神之所享、大用食道、所以為

敬、按儀禮注、筓、籩、通、飯器、容與盥同、論語、筓、竹

器、容斗二升、注、許慎曰、陳留以飯帚為籩、今人亦

呼飯箕為稍、箕、慎、既、漢人、所記疑、皆秦漢時事、今

之飯籩亦飯帚之類耳、

五穀 禾麻粟麥豆、周禮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

即月令五時所食、

甍 儻、都監、貯米器也、漢、谷、揚雄、無儻石之儲、晉、劉

毅、家、無儻石之儲、亦、邵、曰、齊、人名甍、受二斛、

今、喪、家、棺、斂、柩、中、必、置、糧、甍、者、禮、檀、弓、曰、重、主、道

也、且、禮、圖、曰、重、起、於、商、代、以、飯、舍、餘、粥、以、鬲、盛、之、

名曰重、設之於庭、恐神依之以食、今之糧甕、即古重之遺意也。事物紀原。按甕、甕皆同。甕、甕時所置、以供盛酒醢之用、則不可若此之大、蓋亦甕、甕之小者也。

甕器。今俗語甕器謂之磁器者善。河南磁州甕最多、故相公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陶麋之類也。雜

竹格。以竹為之、以綵結之、上如撮蕉、亭施帷幔、四

角垂流、蘓而已、然亦不可太高、恐多呈礙、不須太華、徒為觀美、若道路遠、決不可為此虛飾、但多用

油單裹、柅以防雨水而已。注本
遷于廳事。大斂在堂中少西、所以古殯于西階之

所廳畧文

意、遷柅在斂事正中、亦所以放古啓殯之意也。注補

豕曰剛鬣、羊曰柔毛、禮記曲禮篇

祖奠。將行而飲酒曰祖、始也、還柅鄉外為行始、可以為之奠、是之謂祖奠。注儀禮明日

日人之死別、莫此為甚、所以世俗人家俱殺猪羊、具盛饌、男女長幼皆哭、辭拜別離、非古禮、亦合人

心、但用樂、或宴客則不可。注新增○有名曰堂祭者、謂祭于堂之中、設饌。注

祖道。祖、祖也、今人謂餞行曰祖道。注風俗

遣奠。陳設牲醴、以遣送奠者、謂之遣奠。注

輜。喪者車也。注

發引 發柩前索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輔曰縛

注補

哭步從 若墓遠或孝子有病不堪步者皆許出棺

乘馬去塋三百步乃止崇

郭

白幕 按幃以白布為之高七尺每八尺則夾以竹

柱每人執一柱而行不拘多少夾障婦人在內步

行使外不見也若路遠則乘肩輿不用此同上乃

古之步障也

方相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為樂喪魃頭所以存

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蕪衣被蕪如也一日狂阻

一日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欺據費長房識李

娥菜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

象之○周禮方相氏歐罔象、、好食亡者肝而

畏虎與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為此也西陽軒

轅本紀曰帝周游時元妣嫫媧死於道令次妃嫫

姆監護因置方相亦曰防喪此蓋其始也俗號險

道神抑曰此故耳人臣不敢備方相乃立其像於

墓側紀馮氏曰以戈擊壙何讀也蓋即鄉人儺孔

子朝服立於阼階之義欲亡者依彼為衛而安也

歟不然何用此若說其人死便無魂氣似亦難必

若說去登天堂入地獄此則決無也家禮

乃窆 窆下棺也按檀弓曰塋于北方北首三代之

謂

達禮也、北幽之地也、注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不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地、釋所以北首之義、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王氏曰、昭穆之序、非特施於宗廟而已、葬亦有焉、此上下尊卑之分、而以嚴而不可亂、張子曰、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補注

塋

按塋為懸下之義、字各無明訓、但字彙攬字注、挑攬也、總擊也、塋收也、此則塋籃塋零之塋、並有塋收之義也、

柩衣

按本注云、大歛、呂匠加蓋、下釘徹床、覆柩以衣、蓋此儀、禮拂柩用功布、憚用僕衾之意也、

膂

五氏儀節大歛條下、無之者、文脫而已、膂合音忽、又音忽、膂合、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莊子無

祠右土

為父母形體在此、故禮其神以安之、宗

藏明器等

此亦虛器、不用為便、新增

復實以上、今世人有瘞、實土、將平壙、鋪魂帛於地

而埋之者、禮於初虞後、擇家之屏處理之、其實人

家屏處難得、况此時神已移於主、魂帛同柩而埋

之可也、埋魂帛、見初虞後、宗

題主

或問無官爵、則書處士秀才、而可書府君否、曰、按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注云、有官者皆封諡、

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号、加于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為府君也、又問今人又於神主陷中兩旁增書生於何年月日、卒於何年月日、享年幾歲、葬某處、如何、日、亦自詳備、宜從之也。○或問本注其下左旁題奉祀之名、近見他昏、反以上右為下、左者當何從、曰、凡言右皆是上文、言左皆是下文、註觀大孝右傳十章、與別為序次如左、則左為下文、不待并說自明矣、曰、據子之言、左誠為下文矣、然則祠堂遽列神主、以西為上、如子所言、豈不奉祀之名、反在西而居上、祖宗之名、反在東而居下乎、曰、西上之制、起於漢明帝、漢之前論昭

穆無此也、蓋旁題乃為宗子承家主祭而設、初不以所書前後較尊卑也、即如被以上文為上、而今陽道皆尚左、凡臣子上書於君親、皆具名於前、亦豈嫌其名居前而為僭乎、補

窀穸 趙共王寢病告諸大夫曰、獲保首領以葬地、唯是春秋一之事、杜氏曰、窀、張倫反厚也、穸、音夜也、蓋厚夜猶長夜、謂葬埋也、左傳襄十三年

祝奉神主 今俗人、自抱神主於懷、乘轎而反、蓋使神魂相依、近似有理、從之、宗即靈車也、補

監視實土 雜記論吊者注云、五十者隨主人反哭、四十者待土盈坎乃去、○愚謂主人必須親視實

土成墳然後反哭、又何遲乎、况虞祭注云、若墓遠、或不出是日、或行於所館、是反哭亦未嘗必于速也、葬

墳 問墳與墓何別、朱子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封土、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今法令一品以上、墳得高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大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鹿道

石碑 管子曰、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秦漢以來、

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無懷為始、而名始自秦漢也、陸龜蒙書曰、云碑、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此又德政有碑之起也、陸法言廣韻曰、碑碣、李斯造、疑始于嶧山之刻、爾、釋名曰、未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載其上也、三才荀子曰、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禮、敬事其神也、其銘詩、係世、敬傳其名也、補至家哭、吳俗、反哭之際、家人執火於大門外、主人以下皆燎衣而入、即者、拔除之意、新增

哭于斫事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
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這意思則所謂踐其
位行其礼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揚氏復曰先生此言蓋謂古者反哭于廟反諸
其所作謂親所行礼之處反諸其所養謂親所饋
食之處皆指反哭于廟而言也先生家礼反哭于
斫事婦人先入哭于堂又與古異者後世廟制不
立祠堂狹隘所謂斫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婦饋食
亦在此堂也 全
有吊者 凡五服内男子及親友之厚者既歸待反
哭各分先後而復吊 案反哭之吊也哀之至也反

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礼記祖 嚴陵方氏曰人
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為
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吊礼焉 問喪曰入門而弗見
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
復見矣故哭泣擗踊盡哀而止矣 注 大宗伯以喪礼
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 補
天子七月云云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傳 元

所相 相穿也 會
廉范 按漢書廉范字叔度杜陵人父遭乱客死於

蜀范時年十五往迎父柩船沈俱溺以救得免明
帝時范舉茂才遷雲中太守匈奴不敢犯後徙蜀
郡民歌其政性理大金

郭平按漢魯孝義傳郭平家貧力孝親死不能送
葬遂賣身於富家為傭資錢營墓鄉邦稱之既而
舉孝廉累官至朝散大夫上同

未葬不變服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禮記喪

食稻衣錦論語陽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貨篇

焚柩收燼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

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
未及寒而就葬者矣曾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

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歿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
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
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
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
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
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
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
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
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其肉而弃之然後埋其骨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
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為孝子此上以為風下以

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朽肉者同言之。容齋隨筆。按朽音寡，与尚同。焚尸出於釋氏，然釋氏之說曰：世尊之死，全棺銀椁，其自奉也。蓋如此，而顧以焚弃之事待世人乎？秘閣間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而言曰：福詮震死，亦倍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以是知焚尸之為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之。瑯琊代辭篇浙右鄉風俗，人死雖富有者，不辨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地，積滂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骨，殺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散弃荒

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飯設奠于池邊，實為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使僚收無主燼骨，刻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柩寄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為掩塋，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清波雜志
延陵季子 延 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 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

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之於禮
其合乎禮記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
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
延——史記世家

葬于其地 苟有力焉、自宜遷葬、不忘本也、担弓曰

木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葬于其地
不得已也、崇

安厝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孝經○厝
與措同

窆 本作窆 燒瓦窆也、非

天子得為隧道 闕地通路曰隧、天子之葬、棺重禮

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
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
隧為王之葬禮、諸侯皆縣棺而下、故不得用隧、在
僖二十
五年

宜狹而深 朱子曰、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
使壙僅能容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聞陳家
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
壙中狹小、無着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此間墳墓、
山脚低卸、故盜易入、○李守約曰、墳墓所以遭發
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掘者、皆以
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

日不然深墓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墓甚高問
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
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苗
墓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墓者蓋防
水爾北方地上深厚深墓不妨豈可同也大
虞主用桑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
用虞主用桑練主用粟用粟者藏主也公羊傳
其反如疑 其往送也望然及然如有追而弗
及也其反哭也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
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禮闈
晉成帝 名衍明帝子五歲即位太后臨朝王導輔

政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二改元者咸和咸康東晉

張說 字道濟洛陽人永泰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
校書郎遷左輔翊累官同平章事後為中各令封
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相州刺史河北道

觀察使勤恤民隱有惠政統譜

丹朱 別錄曰丹砂生符陵山谷朱無時光色如雲
母可折者良作朱名真朱弘景曰即今朱砂也州

雄黃 番曰雄黃生山之陽是丹之雄所以名雄黃
也恭曰出石門者名石黃亦是雄黃而通名黃金
石石門者為方爾惡者名熏黃權曰雄黃金之苗

也時珍曰雄黃入點化黃金用故名黃金石非金苗也同上

砉石 時珍曰砉義不解許氏說文云砉毒石也西

山經云臯塗之山有白石其名自砉可以毒羸郭璞注云羸食則死蠶食則肥則鼠鄉之意以此同上

圍人 養馬者在左右曰夾儀禮注

乘車道車豪車 鄭氏曰士乘棧車道車朝夕及燕

出入之車豪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賈氏曰

云朝夕者士家朝夕暮夕當家私朝之車也儀禮注

功布 喪大記云士葬用圉車圉音船示專反或二

綽無碑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

宮而止至壙矣苗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

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 義云羽葆功

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

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費釋云謂以莖

時乘人故有柩車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

皆御治之又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

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者執披者知之

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

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

則抑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阪也若道有仰則揚

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若柩車左邊右邊

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邊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邊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谷肆也高祝免袒執功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為有所拂坊賈釋云拂坊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高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其崇義

地虱

按本艸綱目時珍曰沙虱在水巾色赤大不過虬所謂地虱者疑此物也

郭子莖經

郭璞字景純晉聞喜人也博學高才工

詞賦時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之遊得青囊中書由是洞知五行卜筮之術占驗甚多撰洞林新林

卜韻爾雅注數十篇又注其蒼方言山海經楚辭

詩賦數十萬言避地過江元帝重之以為著作郎

方姓璞統譜注釋爾雅音義因譜注王蒼方言葬書穆

天子傳云列仙傳

乘生氣愚謂人之死也其魂氣雖散而魄猶存故及其未甚腐敗葬之于地則可以復其魂氣而有靈擇地之法惟在識乎丘壠之骨岡阜之支高地曰丘高山曰壠大丘曰阜大壠曰岡丘即阜之

所分壙，即岡之所出，支即來自大阜，降自大岡者也。金華胡氏潮曰：察乎陰陽之理，審乎流峙之形，辨順逆，究分合，別明暗，定淺深，崇不傷乎急，卑不失乎緩，折而歸之中，若璞之所謂棄生氣者，宜於是得之。補

重精精博雅饒也廣韻祭神米全

一杯之土張釋之傳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師

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前漢

蔡季通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燾元定八歲能詩日記數千百言及長登西上絕頂忍飢啖齋于書無所不讀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季大驚曰

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列。韓侂胄禁偽孝，謫道

州卒，後賜諡文節。所著有律呂新各八陣圖說等

書方姓統譜

預卜藏穴朱子基地名龍居後塘與蔡元定所卜

風吹蘿帶形朱子集紀

穀則異室王風大車詩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

不信有如皦日注穀生穴壙皦白也詩經集傳

地道以右為尊必以西為客位者以地道尊右故

也儀禮

劉夫人劉氏追封碩人自水州堂先生劉勉之

女草堂昂韋齋先生所囑以從孝者也朱子行狀

一品螭頭云、唐堊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降五
品為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類事螭如龍無角而
黃、或作麇。○天祿獸名、漢有天祿閣、因獸立名。○
辟邪獸名、西域傳烏代山、離國有挑拔、一名符拔、
似鹿、長尾一角者為天鹿、兩角者為辟邪、音避
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日
天祿、一日辟邪、後漢各注○據此則古止用作石
石人石獸望柱、秦漢以來帝王陵寢、有
石麟辟邪兒馬之屬、人臣墓有石人羊虎柱之類、
皆表飾墳隴、如生前儀衛、風俗通、象畏虎與栢、
故墳上栽栢、路前立虎也、紀事物古之堊者、棺椁淺

薄、往々有猛獸所傷、謂猛獸畏麟、故為石麟、以辟
之、後復設辟邪之類、後人謂石麟辟邪、帝王陵寢
所用、改用石羊石虎、失其制矣、漂栗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
者不可生、江充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
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
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為令甲、非也、璣
季康子 名肥、魯大夫、季桓子之子、見于左傳
公肩假
公室視豐碑 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禮記古
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者、每墓有四

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
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世德
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甚矣南各碑者施於墓
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
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鹿盧 輶輻井上汲水木一作輶輻一作輶輻廣韻
圓轉木也通作鹿盧案
神道碑 古之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
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晉宋
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
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

道碑墨本也其初由立之於 兆之東南也地理
家言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尔按後漢中山簡
主薨詔大為修塚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
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
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紀事物能改齋漫錄墓者
墓 稱神道自漢已然襄陽耆苗傳光武立蘇嶺
祠刻二石鹿扶神道楊震碑首題大尉楊公神道
碑銘為証予按漢魯高惠木功臣表云戚園侯李
信成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為隸臣又霍光傳
光薨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幽闕祭神道此二事
皆在前當以為據盖不始於後漢但表所謂神道

疑宗廟之路也

墓碣 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碣之與碑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為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為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唐文粹載陳子昂作昭夷子趙氏碣是也皆碣体也明并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曰碑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曰碣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推蓬籍諾

墓表

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体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苦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表明并

勒銘鐘鼎

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衛孔悝之鼎銘曰禮記祭統篇克澂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

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鐘景公之鐘國語○魏文賜鍾繇昏衛之孔悝晉之魏顛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事大

元嘉

宋文帝年號

顏延之

字延年臨沂人文章冠絕當時仕宋官至

太常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時稱為顏謝統

王球字倩玉惠從父弟少與惠齊名簡貴不喜交

游武帝受命為諮議參軍文帝時王弘兄弟貴重

朝廷球終日端坐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歷位尚

格時中舍人徐爰有竈於上上嘗命球與之相

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

容謝之卒贈光祿大夫上同

誅太祝作六辭六曰誅鄭氏曰謂積累生時德行

以錫之注周禮魯莊公及宋人戰于栗丘縣賁父卜

國死之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

也禮記檀弓

前人有言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

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禮記祭義司馬溫

公曰古人有大勲德勒名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

有豐碑以下官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

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

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眾所稱頌流播

千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

雖以巧言彘辭強加朱飾功伴呂望德比仲尼徒

取訛笑其誰肯信碑竝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

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

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看史足矣何用

碑為徒與人為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家官秩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貧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自知之耳林溫公論碑誌蓋公深疾諛墓而云然嘗思藏誌於壙恐古人亦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魏公既貴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韓氏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藉誌以諛墓固不可若止

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壙觀

韓公之事亦未可廢也梁溪漫志

公孫夏齊人左傳哀十一年

歌虞殯謂啓殯將虞之歌今謂之挽歌左傳

杜預字元凱畿孫博孝時號杜武庫武帝時為河

南尹荊州都督羊祜卒預自代拜征南將軍以平

吳功封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續譜

挽歌一者葬家之樂執紼者相和聲也有薤露

蒿里二章漢田橫門人作橫自殺傷之悲歌言人

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搜神

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

叙哀後代相承以為挽歌名薤露蒿里後李延年分為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庶人杜氏通典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

法腐刑給事狗監女弟得幸於上延年善歌為新

變聲為協律都尉前漢各傳幸信

晉新禮晉初以荀顛鄭冲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

文羊估任愷庾峻亦直並加刪集咸百六十五篇

後摯虞傳咸續續未成屬中原喪沒今漢之決疑

誰是其遺文也通典

摯虞字仲治京兆人才孝通博卒貧良武帝詔貧

良會東堂策問虞對畢擢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

譜傳多失乃撰族姓昭穆十卷奏之歷任光祿勳

太常卿譜

君子作歌詩小雅小旻之什四月篇

紉之生按莊子今本無載

半面之識曾相識日半面識各言故事亦奉詣彭城相

袁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開扇出半面視奉後

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後漢各注

一日之雅故舊平常日雅素各

伏免輿下當橫軸之處亦曰伏免上同

拍鑿拍刺木端所以入鑿穿木也宋玉九辨圓

拍而方鑿兮吾固知鉏鋸而難入上同

扎縛 紮纏束也通作扎上同
遠行輦 加以短杠中間除去兩長柱不用兩頭各
施兩短柱中加一長杠兩頭釘以鉄環貫索於
中以懸方床四隅雖傾側之處棺柩俱平無有高
下歌斜此尤宜於行遠崇

卷之五 終

家礼考卷之六

丧礼

虞祭 士虞礼始虞用柔日鄭氏曰葬之日日中虞
欲安之柔日陰取其静注仪礼朱子曰未葬時奠而
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礼卒哭謂之吉

祭注

日中而虞 朝葬日中而虞君子奉事必用辰正也

再虞三虞皆質明注仪礼

蓬華 華門以荆竹織門也蓬戶編蓬為戶也礼記

醋 醖也本作酢注仪礼醖醖漿也

侑食 官伯以樂侑食鄭氏曰勸食也注周礼

染盛 黍稷曰染、在器曰盛。注 左傳

禘事 始虞謂之禘事者、主欲禘先祖也、以與先祖

合為安。注 儀禮

覆墓 宗 祝 朝夕 奠 之後 有 此一 節 古禮三日覆墓。○按三日覆

墓、古未之聞、但楚俗行之久矣、亦有思慕之情在

焉、無害於理、從之可也。宗

再虞 士虞禮皆如初、鄭氏曰、丁日葬、則巳日再虞、

注 儀禮

三虞 士虞禮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氏曰、當祔於

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

其動也。上同

卒哭 速葬不可速卒哭。○人有家貧或以他故不

待三月而即葬者、太速、葬宜速、虞但卒哭必俟三

月、蓋虞以安神、非可緩者、卒哭則節哀、變食易寢

處、為不三月、則於禮為不及矣。宗

井花水 平旦第一汲為井花水。本州綱目 〇玄酒 解見于祭禮下

讀祝 朱子曰、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

讀于主人之左、蓋得禮意。宗

祝文 伯禮告祖考、今改為顯考者、說見後、祔祭下

宗

祔 朱子曰、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祔新死者于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

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遞遷則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執執禘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禘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也○高氏曰若父在而禘妣則不可遞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禘○胡氏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禘在祖妣之旁此當為妣楊氏復曰父在禘妣則父為主乃是夫禘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禘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

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遞遷祖妣之說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非愚謂今太廟之制左昭右穆與古制同則告禘當如古禮告祖品官庶人祠堂之制四龕並列一有遞遷則祧其高祖而曾祖入高祖之故室祖入曾祖之故室祧入祖之故室空其祧之故室以俟新者當從朱子之意告祧為是故禮文改為顯考見卒哭朱

主人以下哭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為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禘祭○禮注云禘于祖廟宜使尊

者主之上同

請主就座 若非宗子就家設位以祭祭訖則除之

上同

序立 若喪主非宗子則宗子主祭其奉迎新主推喪主及喪主婦行之序立之時宗子宗婦分立於兩階下喪主立宗子之右喪主婦立宗婦之左尊則少前卑則少後禮分三次行宗子行初獻誦祝文喪主行亞獻宗婦行終獻俱不誦祝文中隨宗子所謂宗子若于凶者為尊長則不拜新主還靈座時喪主哭而先行宗子亦哭送之哀盡則止若宗子自為喪主則主婦為亞獻親賓為終獻若喪

主與宗子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就家以紙為位而祭畢焚之上同

奉主還故處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

則二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於何處○楊氏復曰司馬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大按藍田
弔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過於新廟故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此說非也主人未除喪以主祔祭于祖廟祭畢復奉還靈座猶存朝夕哭既除喪而後主過于新廟若母喪父在既除喪則祔藏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待父他日三年喪畢

始考妣同過者也補

醴齊 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鄭氏曰醴者体

也上下一体滓汁相將也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

節作之周禮注少儀凡齊鄭氏曰謂食羹醬飲有齊

和者禮記注

小祥 鄭氏曰祥吉也此日以練服為冠服又謂之

練祭古者卜日而祭今始用初忌以從簡易初忌

謂親亡之日也有故久不葬者當祭不祭詳見大

祥後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

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

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吊

服及忌日之服可也大

受服 揚氏復曰按古者既虞卒哭有受服練祥禫

皆有受服盖服以表哀漸殺則服漸輕然受服

數更近於文繁今世俗無受服自始死至大祥其

哀無變非古也昏儀家禮從俗而不泥古所以從

簡同上

常事 祝辭之異者言常者暮而祭禮也古文常為

祥禮記注

大祥 孝子或有事故過期不葬其親者中間練祥

日期以尸柩尚存不可行祭除服至葬畢虞祭卒

哭祔後始舉練祥一祭然須兩次行之不可同在

一時如此月練祭則次月祥祭自期以下者皆如
制除之務必收藏其服至葬時服之以送及虞而
除宗問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
朱子曰今禮凡喪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
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既即除服大祥之祭夫
亦恐須素服如巾服可也但改其祝詞不必言為
子而祭也全大
鶩黃 黃檗煎水滌靛水蓋上其
祧 說文過廟也祭法遠廟為祧廟物
厥明行事 上告祠堂告祖考當過他廟也此告靈
座告新主當入此廟也補

祥事 變言祥事亦是常事也依禮

埋主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
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
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于墓所林蓋立
祠堂於始祖之墓所以藏始祖之祧主而祭之也
餘主則埋之或問祧主當過何地朱子曰漢唐人
多瘞于兩階之間以其人跡不踏取其潔耳又曰
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
恐難用耳又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今士庶之
家不敢僭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
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今

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者、但擇潔處理之可也、思之無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又曰、古者階間、人不可行、今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按朱子所以處祧主之義、曲折備盡、今詳載于此、欲令後人得以備考、註考

合祭 李繼善問曰、納主之儀、禮經未見、各儀但言過祠版、匣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彝攷以為昧然、歸匣、恐未為得、先生前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攷、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禘祭於太廟、因其告祭

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為得、禮、邦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章、而彝攷所疑與熹所疑、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禘祭畢、然後遷耳、○揚氏復曰、家禮祔與過、皆祥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過、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于祠堂、又按先生與學者、各則祔與、遷是兩頂事、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合祭而後遷、蓋世次遞遷、昭穆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遷

行迭迁于在礼丧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
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迁神主用意
宛轉此為得礼而先生從之或者又以大祥除喪
而新主未得祔廟為疑竊嘗思之新主所以未迁
廟者正為體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
豈敢遽迁也况礼辨昭穆孫必附祖凡合祭時孫
常祔祖今以新主且祔於祖父之廟有何所疑當
俟告祭前一夕以薦告迁主畢乃題神主厥明合
祭畢奉神主埋於墓所奉迁主新主各歸于廟故
並述其說以俟參考林按本條下李繼善揚氏復
注則上文告迁于祠堂犹未祔未迁但改題神主

厥明行事犹未入新廟且祔藏于祖廟待禫祭畢
又卜日祫祭然後祔後迁後入也

禫

司馬溫公曰士虞礼中月而禫鄭注云中犹間
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按魯人有朝祥
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善也孔子既
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檀弓曰祥
而縞注縞冠素紕也又曰禫徙月樂三年問曰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盖
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從鄭說今律三年之喪
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朱子曰二十五月
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禫徙月樂之

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宜從厚然未為當全大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何以二十七個月從吉周氏曰謂周喪制將死比生所以定二十七個月如人於子年十二月三日生至丑年正月一日便是兩歲至十二月三日方是周年便稱所生兒二歲實數止十三個月為二歲也如人于子年十二月三日死則丑年正月一日是往二年也至十年正月一日經三歲至十二月三日為大祥實二十五月服除而禫服兩月者是未盡孝子之義故服二十七個月也孔子曰喪不過三年此之謂也

東愚謂禫祭不設次陳服者蓋小祥祭即易練服大祥祭即易禫服禫祭宜易吉服吉服禮記間傳所謂禫而織無所不佩是也厥明又卜日始祭迂主於禮畢矣補注

庶羞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周禮注飲酒問居喪為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朱子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意但不可至於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也禮中月而禫云々大祥居復寢云々

鄭氏曰云々鄭氏曰虞安也或謂虞度其神氣之

返而祭以安之也

宗

李晦叔

唐會要

一百卷宋王溥撰

雜籍

旁注施於所尊 蓋祖父則寫妻子不必昏也

補注

並有喪 父喪未滿而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行事畢即服母喪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大祥則不得服祥服居母喪遭父喪者亦然服除服而後返遭服者以示前後之有終也祥吉禮也禮未葬為凶卒哭後始漸入于吉有殯而不服祥服不忍于凶時行吉禮也○若父母之喪未除而遭兄弟之喪其同國者雖

總麻之輕亦當往哭成服日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于別室服其服而哭之既畢皆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其服以終餘日其遠在他國者聞喪時亦於別室哭之至次日則於朝奠後服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別室所哭之位哭之既畢返重服成服月朔皆與前同餘人以類推之○凡居妻子之喪而遭兄弟之喪雖總麻之輕者亦吊服而往不以妻子之服臨之餘人亦以此類推之○父母之喪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適有異居期功總麻之喪則待殯訖乃祭若同居之喪雖卑賤者亦待葬後乃祭

蓋以吉凶不可相干也。宗

曾擇之

改葬總 楊氏復曰按通典戴德曰制總麻具而葬
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後者
也其餘親皆吊服魏丰肅曰非父母無服無服則
吊服加麻朱

返葬 或游或仕千里之外子幼妻悍因葬其地今
有力返葬故鄉不忘本也葬葬非不返葬劉公原
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葬崩巡不返葬崩非不
尊於葬也啓非不孝於父也 在乎廡貌魂氣則
無所不之也秦漢以下崇在墓祭違經弃礼遠事

丘墳難以語乎理矣。葬

十里長亭 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留也蓋行
旅宿會之所館通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亦
油單

家禮儀節考卷之七

祭禮

時祭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有五經莫

重於祭；狃言祭也，祭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吳徵曰：天道四月一小變，而為一時，一歲有四

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為一時一祭也。

或丁或亥 郊天用辛，新也，擇奠于夫子，用丁，文明

之方也，不用丙，乃陽干之終，丁乃陰干之始也。

如祭祀用戊，乃陽土故也，禮大祥後卜祭日不

丁，即云亥取陰干之始，陽干之終，事死道也。

歲事

士祭日

一、
注儀禮

爵 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持之也、所以飲

器象爵者、其鳴節；足；也。北說雀豹古今注曰、九

月雀入水、不則多淫佚、酒善使人淫佚、故一升曰

爵、所以戒也。雅爵制、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今郡縣

或以木刻雀、置杯於背、以養酒、殊非也。闕里

鍾 酒器也。說

醬 說文醢也、又豉醬、又菜菹、亦謂之醬。自全按

肉醬也、則肉曰醢、菜曰醬也。

麩 說文麥末、或作麩。同上

柴 大者可折、謂之柴、小者合束、謂之薪；施炊爨

柴以給燎。禮記

參差 不齊也。韻

葷 爾雅翼云、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慈葱、菘葱為

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薑胡荽薤為五葷。同上莊子人

間世云、仲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子曰、祭祀之齋

非心齋也、也。成玄英疏曰、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

菜也、錯曰、通謂芸薑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

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而垂輅者、志不

在于食葷。注云、葷、菜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食、周

禮膳夫、王齋日三舉、鄭注云、齋必變食也、疏云、齋

必變食、故加牲、体至三太牢。牛羊豕共胡明仲論

一也字與衍

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必更服齋必更食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体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晦菴釋齋必更食亦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礼中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

東坡

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厨烹造食葷素蘇令辨葷程令辨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為刈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辨葷附程者令辨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問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欲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為魚肉徒有是非

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設位 高祖考妣位於堂之中東曾祖考妣位于堂之中西祖考妣位於高祖東考妣位于曾祖西俱考左妣右○按祭圖須祠堂寬敞者可行狹者奉神主出就正寢而祭如未立祠堂者可隨時用紙各高曾祖考并祔位之主就本家正所致祭行礼畢焚之亦不必拘無祠堂而廢奉先之礼有不立主之家○繼高祖宗子則祭高祖以下考妣繼曾祖宗子則祭曾祖以下考妣繼祖宗子則祭祖以下考妣繼禰宗子則祭考妣二位而已○按本

注設位之次、愚未敢以為然、蓋神主在四龕中、則以西為上、先高祖考妣、次曾祖考妣、次祖考妣、次考妣、以東西分昭穆也、至於大祭祀、出主在堂、或於正寢、唯高祖考在西、高祖妣在東南向、其餘曾祖考祖考與考、皆西旁東向、曾祖妣祖妣與妣、皆東旁西向、而祔祭神主、高祖兄弟、則祔于高祖左、右亦南向、曾祖考祖考與考兄弟、則祔于曾祖考祖考與考、上下皆東向、其妣祔于高祖妣左右、亦南向、祔則曾祖妣祖妣與妣上下皆西向、卑幼男女祔位、則在兩序、以上下分昭穆也、至於子孫叙立、惟宗子在東、宗婦在西北向、其餘男在宗子之

右、女在宗婦之左、皆北向、先大伯叔祖、次伯叔祖、次伯叔、次兄弟、在宗子宗婦之前、次子姪、次執事、在宗子宗婦之後、以前後分昭穆也、蓋繼高宗子、則為高庶、故高祖考妣得居正位、繼曾宗子、則為曾庶、故曾祖考妣得居正位、繼祖宗子、則為祖廟、故祖考妣得居正位、繼禰宗子、則為禰廟、故考妣得居正位、非正位者當在側、而祔祭者、亦世為一列、當祔正位者亦正位、當祔側位者亦側位、如天子諸侯太廟祫祭、惟太祖東向自如、其餘在南北牖下、亦南北向、此自然之理也、張子曰、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廟之數、其世次則

復對西方之配也。補

省牲 若用猪羊前期一日午後設香案于堂兩階

間令執事者牽牲于案前主人監牲以盞酒各澆

過宰之。○朱子曰木全作高氏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

夫牲用羔士牲特豚猪也庶人無常牲春薦韭以

卯夏薦麥以魚秋薦黍以豚冬薦稻以雁取其物

之相宜凡庶饁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

也今人鮮用牲惟設庶饁而已。朱

飴 置食也唐春飴坐梨韓文南山詩看杖分飴餽

參神 金曲 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

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

盖既奉主於其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必拜而肅

之故參神宜居於前至灌則又所以為將獻而親

享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於後然始祖先祖之

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

以是為拘也。朱

亞獻 朱子曰祭礼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

為亞獻弟婦為終獻。○揚氏復曰按亞獻如初儀

潮州所刊家礼云惟不祭酒于茅潮本所云不祭

酒于茅是乎曰所謂祭酒于茅者為神祭也古者

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為神祭少牢饋食

礼主人初献尸，尸祭酒而右，啐酒卒爵，主婦亚献，尸祭酒而右，卒爵，賓長三献，尸祭酒而右，卒爵，~~士~~虞特牲亦然，凡三献，尸皆祭酒，為神祭也。鄉射，大射獲者獻侯，先右箇，次中，次左箇，皆祭酒，為侯祭也。以此觀之，三献皆當祭酒于茅，潮本盖或者以意改之，故與他本不同，失之矣。同上

飲福受胙。刘氏璋曰：韓魏公家祭云：凡祭飲福受胙之礼，久已不行，今但以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分飲食之，可也。~~宋~~宋朝會要云：乾德元年十二月，以南郊礼畢，大宴於廣德殿，自後凡大礼畢，皆設宴如此例，曰飲福宴。事物紀原

嘏辞。受福曰嘏，長也，大也。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也。某、犹傳也。來，讀曰釐，賜也。勿，犹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此也。儀禮注疏善其事曰工。詩經注為尸致福于主人之辞也。補注

告利成。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也。成，畢也。詩經注祭神儀注

餼。朱子曰：夫祭有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之礼，是也。○刘彛曰：祭畢而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礼者，慎始慎終也。○揚氏復曰：司馬公昏儀曰：礼祭祀既畢，兄弟及賓迭相献酬，有無筭爵，所以因其

接會使之交思定優勸之今亦取此儀菜
稱家之有無 王氏曰薦享之味貴乎新潔稱家有
無太豐則近乎僭侈太儉則近乎迫隘皆君子所
不取惟豐儉適中可以常守禮有力則或一羊或
一豕前期一日宰之如儀致祭則力則庶羞否則
市肆售之亦可人之貧富不同富者易為貧者難
辨若必拘牲牢品物亦因此廢孝祀之禮甚不可
也切不可厚自奉而薄其祖考戒之菜
初祖設位 設於墓所以義推之只恐當設初祖考
一位而已而妣不在其內也遠在所略也祭先祖
亦然補注

釜 補說文鍍屬或作釜古史考黃帝始作釜有

足曰錡無足曰釜詩經注

鼎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器也說文鼎絕大謂之鬲圓

弁上謂之萬附耳在外謂之鈇空足謂之鬲舉鼎

具謂之鉉雅亦

扞 博古圖周有委姜扞形圓而銳其底非執不能

定兩耳各長二寸二分容二斗五升漢有挈扞形

如鑿純素無紋連貫以提梁便于持挈容六升皆

銅為之正字通扞禮宗皆作孟按扞本浴器

文飯器也方音亦似非用盛羹飯之器矣孟說

耳當從宗作孟為是又按公羊傳宣十二年扞

亦作扞盛湯漿器也据此則作扞亦可

毛血為一盤。國語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齋也。韋氏注云：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齋，潔也。補

蒿。說文：萩，蕭也。蕭，艾蒿也。陸璣曰：今人謂之萩蒿。或云：牛尾蒿似白蒿，有香，故祭祀以脂爇之。許慎以為艾蒿，非也。又棗擊曰：蒿，愬名也。蕭，蒿香者也。

正字通

胖。說文：半体肉。周禮注：礼家以胖為半体，胖之為言，片也。析肉意。補就位。按家衆叙立之儀，在小宗家之祭，四親廡，則男在主人之右，女在主婦之左，世為一列，前為昭。

而後為穆也。在大宗家之祭，始先祖，則一世居左，二世居右，三世居左，四世居右，左為昭而右為穆也。而女不在內者，蓋祭四親廡，則四親之子孫皆在世，近屬親，男女會於一堂，自不為嫌。若祭始祖，先祖則自始，先祖以下子孫皆在世，遠屬疎，又人教衆多，故女不得在內列者，莫非自然之理也。

涪

切乞及

肉汁也。補

大羹，鉶羹。本注：肉涪不和者，即大羹。肉涪以菜者，即鉶羹。補鄭司農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賈氏曰：大羹，肉涪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

以塩菜五味、鉶羹者、皆是陪鼎、脚臄、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也。周禮注疏。○按。自金。鉶。和羹。器。史記。堯。舜。啜。土。鉶。也。注。瓦。器。也。大羹、滷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

徹餽 祭畢而餽、設大席于堂東西、二向、東向為昭

西向為穆、世為一席、各以齒而坐、所以會宗族而

篤恩義也。注補

先祖 大宗之家、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

家、高祖親、盡、所謂先祖也。上同一峰。羅氏曰。初祖之

祭、古未有、自程子為禮、以義起者也。朱子廢焉、以

擬

擬於禘也、為義而起者、重本也、厚天下之大經也、

為疑而廢者、明分也、正天下之大法也、二子之意、

並行而不相悖也、記云、禮後宜、宜者何從、程子也、

今夫廛井之氓、始為宮室者、祀之、始為稼穡者、祀

之、始為飲食者、祀之、凡有功于生民者、皆祀之、不

忘其始也、况吾之身之所始乎、又曰、初祖而下、高

祖而上、簡其有功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配之、群祖

則祭於墓而已、高祖而下、則各祭於小宗之家、○

義門鄭氏以始遷祖、初生之辰、遷神主、行一獻禮、

今之家、以有功德之祖、嫡長子孫百世祀之、似亦

可行。注新增

黻

禩 父廟曰禩、近也。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
 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
 竟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苗祭禩、而用某生日祭
 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朱
 忌日 忌日、親之死日也。○如父之忌日、止設父一
 位、母之忌日、止設母一位、祖以上及旁親之忌日、
 皆倣此。朱或有問於張橫渠曰、忌日有薦、可乎、曰、
 在古則無之、今時有之、於人情自亦不害。朱
 變服 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看白絹涼衫、黻巾、
 問黻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黻巾
 之制、曰、如帕腹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幘頭然。○揚

氏復曰、先生母夫人忌日、着黻黑布衫、其巾亦然、
 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大
 有官用烏紗帽、墨角帶、素衣白靴、無官者、頭巾素
 衣履、旁親及餘皆弁華飾之服。朱

祝文 若妻忌、則祝文云、維年月日、夫具官某、茲以
 亡妻孺人某氏忌日之臨、不勝悲悼、特以清酌庶
 羞、祭于正寢、靈其不昧、來格我誠、尚饗。若父在、則
 云、夫某遵奉父命、以亡妻忌日之臨云、行 禮
 使子孫哭拜。○祭卑幼、可以類推。○若高曾祖忌
 日、則不哭。新
 不飲酒、不食肉。增 此所以不餒也。

生忌

家礼宗新增注
并有生忌一條

伏觀國朝須降胡秉中祀先

圖凡例有生日之祭當以此為據蓋親存生辰既有慶禮歿遇此日能不感慕如死忌之祭祭之可也○儀節並同祭祔但告辭云今以某親某官府君或孺人降生之辰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追慕云餘並同○維某年歲次月朔日辰孝子某或曾孫玄孫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府君歲序迂易生辰復臨有慶歿寧敢○後並同忌祭之儀宗義門鄭氏祭始祖用生日○祝文云歲月推遷生辰復遇存既有慶沒豈敢忘追遠感時昊天罔極謹以清酌庶羞恭伸追慕敬奉顯妣孺人某

氏配尚饗妣同

新增注○馮氏
日考妣生日也

墓祭

開元禮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

墓以時祭祀唐禮每新改命釋褐結綬皆往墓見

開元二十二年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

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者何以表其孝思宜

許上墓編入五禮按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

起寢墓側漢因不改四時上飯後漢光武紀云建

武十年八月幸長安有事十一陵蓋躬祭於墓也

即今上墳拜掃蓋起於此明帝紀永平元年正月

帝率公卿朝原陵如元會儀劉昭補注後漢禮儀

志亦有上陵儀謝朓各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

墓

原陵蔡邕曰明帝至孝光武卽世帝嗣位群臣朝
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率百僚就原陵創易
然則上墳之禮疑自是以來民間視上所行因習
以為俗也紀事物伊川曰嘉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
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
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冢人為墓祭
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南軒曰墓祭非古也
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
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
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
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以致其

墓
精神而示享之者非体魄之謂其為義亦精矣補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為不可然先正皆言墓
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
今人時節隨俗宴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
嘗用之今子孫不慶此而能忽然於祖宗乎○刘
氏璋曰夫人死之後塋形於原野之中與世隔絕
孝子追慕之心何有限極當寒暑變移之際益用
增感是宜省謁墳墓以寓時思之敬今寒食上墓
之祭雖禮經無文世代相傳寢以成俗上自萬乘
有上陵之禮下達庶人有上墓之祭田野道路士
女遍滿皂隸庸丐之徒皆得登父母丘隴馬醫夏

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
貧富、不貴豐腆、貴在修潔、罄極誠慤而已、事亡如
事存、祭祀之時、此心致敬、常在乎祖宗、而祖宗洋
、如在、安得不格我之誠、而歆我乎祀乎、朱果文
正公曰、墓焉而躰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
以孝其親者、兩端而已、墓之後迎精而返於家、蓋
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謹求之、而如或見其
存、方其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五祭、而不為教、唯
恐其未癸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四祭、而
不敢疏、唯恐其或散也、家有廟、有主、野有墓、
有塚、禮之宜也。朱

三月上旬

俗用寒食、或清明、及十月朔日、祭墓、

新

注

三月上旬擇吉、或就用寒食日亦可、○守墳者

及地主、

墳一作各以祭字物須賜、

朱

劉氏璋曰、若拜

掃、非寒食、則先期卜日、或有憑依、不卜日耳、今或

羈官寓於他邦、不及此時、拜掃、擯、則寒食在家

亦可祠祭、

朱

遂祭后土

或問祠后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曰、今

為吾親來薦歲事、專誠在墓土、神自宜後祭、蓋有

吾親、方有是神也、○按自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

者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也、又曰、王者自親祭社者

何以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生也、

尊重之故自祭也。禮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立其社，曰王社。大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祖宗之体魄藏於山林，固當祀其主以報之。至於祖宗之神，棲於廟，祔亦必有主之者，而獨不知所以報之可乎？四時之祀土地，亦為吾祖宗報功焉爾，豈比於諂耶？

蘋藻雖微

苟有明信，蘋蘩蕝藻之菜，筐筥錡釜之

器，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三年

祀竈，竈五祀之一也。夏所祀也。○按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白虎通云：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月主長養萬物，故祭之。國朝乃令庶人於歲

暮祀竈者，何也？蓋古有五祀，獨大夫以上得祭之，故必順時以祭于夏也。今庶人惟許祭竈，必俟成功而報之，故於歲暮祭之也。然則布席陳饌于厨，所為宜。蔡邕曰：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奧面東，設主于竈也。○何燕泉曰：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炊也。祭竈以祭先炊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不知何故。范至能祭竈祠，男兒獻爵，女兒避，蓋昔人已如此。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於祀祝融為竈神，則宜胡有老嫗之謂？

五祀 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

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戶
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中
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
名室為雷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
於外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禮記曲禮大夫祭
五祀○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
祀陳氏曰左傳家語以為重諛脩熙句龍之五官
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祭法王為群姓立七
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
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

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陳氏曰五祀之文散見經傳非一此言七祀五祀
三祀一祀之說殊為可疑曲禮注言殷禮王制注
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詳禮記集說

注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禮記曲禮
附于卷末 無福禮記曲禮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質朴啞口而雅有心思精
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
梁廢疾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
往勸講儒化大行禮記曲禮

楚語云々 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

祀諸侯舍音捨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國語

忌日必哀一又日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

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

日晚便絕賓客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

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齋閣飯

不葷晨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外暮當賓

朕弱不必黃昏客其昼也尺題留而不復親戚來

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

送客挾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撰祭之流固無足

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食叔治七歲之至性豈

唯不樂必哀所可折制耶或聞近代有其日焚紙

資暇錄

臭隍臭陽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

故灌用鬱鬯臭隍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

墻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于士民之家

故但焚香酌酒以代之其

古無今世之香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無

今沈腦等香宗廟炳蕭灌獻尚鬱食品貴椒至荀

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之極者椒

房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沈腦其等級之甚

下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

香煇頗疑已有今香然刘向銘博山煇亦止日中

有蘭錡青火朱煙，玉臺新詠說博山爐亦曰朱火，然其中青煙燭，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文所賦皆焚蘭蕙而非沈腦，是漢雖通南越亦未見越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熱嬰香等品多名異，然疑後人為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帷帳器用之麗，漢史備記不遺，若曾稱有古來未有之香安得不記。漢繁露述異記海南有香木土人資之以為衣食，有香市及採香戶，蓋舊百越之地。註蘭芷蕭艾芷蕭通香中天子祭以鬯，諸侯以熏，卿大夫以蒞，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雅明水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禮記郊特牲篇同烜

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氏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饌陳明水以為玄酒。賈氏曰：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堂，亦謂明水為玄酒也。周禮注疏膾，牛與羔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禮記少儀篇說文：細切肉也。論語：膾不厭細，又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禮記

炙 說文 一炮肉也 詩注 炕火曰炙 孔疏云 炕舉也

以物貫之 舉於火上 以炙之 上同

羹 說文 五味和鬻也 釋名 汪也 汁汪而也 廣韻 羹

謂之滑 又肉謂之羹 上同

殺 禮記 左殺右截 注 骨体曰殺 切肉曰截 上同

軒 切肉如藿葉也 禮記 內則 注 細切為脰 大切為

軒 謂藿葉切之 上同

脯 說文 乾肉也 禮記 牛脩鹿脯 周禮 腊人 注 薄折

日脯 挫之而施薑桂曰鍛脩 禮記 曲禮 脯脩 注 脯

訓始 始作昂成脩亦脯 訓治脩治乃成 釋名 曰搏

也 乾燎相搏着也 上同

醢 說文 肉醬 周禮 醢人 注 肉汁 用肉作醢 多汁其

無汁者 自以所用之肉 魚 為名 詩 醢醢以薦 注

毛曰 以肉 疏云 凡作醢者 必先膊乾其肉 莖之雜

以梁麵及塩 漬以美酒 塗置甑中 百日即成 上同

薄餅 捲煎餅與薄餅同 餡用猪肉二斤 猪脂一斤

或雞肉亦可 大際如饅頭餡 須多用葱白或笋乾

之類 裝在餅內 捲作一條 兩頭以麵糊粘住 浮油

煎令紅焦色 或只煨熟 五辣醋供素餡 同法 遵生

油餅 肉油餅 方白麵一斤 熟油一兩 羊猪脂各一

兩 切如小豆大 酒二盞 與麵搜和 分作十劑 捍開

裹精肉 入爐內 烤熟 又素油餅 方白麵一斤 真麻

油一兩、搜和成劑、隨意加沙糖、餡、印脫花樣、炉内

炕熟同上

棗糕 寒食以麵為蒸餅、樣團棗、蒸之名曰棗、死

黃雌

餽餽 東晉餅賦、朝事之遵、黃麥為麵、則麵之名自

此而出也、魏世食湯餅、晉以來有不托之號、意不

托之作、綠湯餅而務簡矣、今訛為餽餽、亦直曰麵

也、紀事物 歸田錄、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世俗謂之

餽餽、青箱雜記、湯餅、溫麵也、凡以麵為食、煮之、皆

謂之湯餅、各言 不托、言苜未有刀機之時、皆掌托

烹之、刀機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餽餽、申之且

甚資暇

饘糕 周禮、籩人之實、糗餌粉饘、鄭康成曰、二物皆

粉、稻黍米所為、合蒸曰餌、餅之曰饘、蓋餅即糕也、

玉烛宝典云、秋食餌者、其時黍稷並收、因以粘米

佳味、融類嘗新、遂成積習、礼月令有嘗新之事、疑

周制也、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

內時、九月九日食餌、令人長壽、故今人以為俗、方

書曰、餌糕或謂之饘、統事始引干宝注曰、糗餌者

或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紀事物

團 天寶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盤中、以小角弓

射之、中者得食、都中盛行此戲、蒲天

粽 一名角黍。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端初也。以菰葉裹粘米，以粟棗灰汁煮之，令熟。節日啖取陰陽尚包裹之象。一日因屈原也。齊諧記曰：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汨羅之遺風也。異苑曰：粽，屈原姊所作。

飴

紀原 徐盈切，又陽韻。饴亦作錫，徒昂切。

說文：飴和饊者也。方言：飴謂

之饊，饊或云滑。饊，凡飴謂之饊。元日食膠牙，錫

取膠固之義。荆楚歲時記

孟氏家祭儀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

祭節祠薦新義例凡四卷。文獻通考

籩豆 籩，說文：竹豆也。面徑尺，柄尺，其實容四升。○

盛

豆，說文：古食肉器也。周禮：旋人為簋，實一鬴，崇尺厚半寸，豆實三而成鬴。又一豆酒當一升。一豆肉一豆酒，中人之食。又四升曰豆。周禮：醢人注：實容四升。詩于豆于登。注：毛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大羹也。或作桓，亦作筮。

簋 簋，說文：黍稷圜器也。周禮注：方簋圓簋。疏云：

內圓外方，受斗二升。曰簋。內方外圓曰簋。詩有饌簋殮。注：毛云：殮，熟食謂黍稷。孔疏云：簋盛黍稷，簋成稻粱。○簋，說文：黍稷方器也。徐曰：皮逼切。米粒也。考工記：旋人為簋，受斗二升。上同

從宜 洪武元年，有司請製太廟祭器，上曰：今之不

可為古、狃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
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
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
儀、錄各

晁氏 晁說之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日激昂、刻意

慕司馬文正為人、自號景迂、登進士、年未三十、
蘓子瞻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又薦公於朝、以
寫自得之孝、不踐陳迹、元符中、黨籍放斥、不許
入國門、後終於徽猷閣待制、公博極群書、通六經、
尤精於易傳、所著有容語等、各行於世、續

紙錢 今楮鏹也、唐睿王璵傳云、玄宗時、璵為祠祭

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
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
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
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今巫家
有焚奏禳謝之事、亦自此也、注云、漢葬者昏寓錢、
謂昏晚埋錢於塘中、
為死者之用、至唐、璵乃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
於喪祭、焚紙錢以代之也、殷長史、事林廣記同、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
云、按此則里俗以紙寓錢、璵始用之、非昞于璵矣、
朱文公曰、紙錢起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
來易以錢、玄宗惑于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

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各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戴氏鼠璞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之。呂南公有錢公不燒楮鏹，頌有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多，則假之以請禳禱，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其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為錢，以代東帛。至唐盛行其事云。

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為之，此足以補事林廣記之未及。愛日齋叢抄○按鼠璞所云，與鼎氏同，故畧而不載。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日，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窓面記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顛倒沈迷，豈復蒼悟，方其具酒殽列冥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

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凶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峰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為通儀。就錄

殷長史

殷浩，陳郡人，字深源，叢子，識度清遠。三府

辟皆不就，謝尚輩嘗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後

徵為揚州刺史，陳讓至五月始受命，仕至中軍將

軍。

萬姓統譜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注

按庾亮僚屬名及

中興各，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世說新語補

王璵 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孝。玄宗擢太常博士

侍御史，為祠祭使。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

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簡懷。

唐各本傳

禘 禘祭也。周禮五歲一禘，者祭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審諦昭穆而配於太祖，禘異於祫

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各

就其廟祭，此其異也。樂各注，禘以諦昭穆之尊卑，

必於四月，以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祫以群祖，必

於十月，以萬物歸根，有合本之義。○祫大合祭先

祖親疎遠近也周禮三歲一禘公羊傳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禮記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以四月禘以十月冬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謂之殷

祭說

墨衰 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子墨衰絰杜氏曰

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林

氏曰墨深其衰而加絰在傳傳三

杜預之說 傳凡君薨卒哭而禘而作主特祀於

主烝嘗禘於廟杜氏曰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

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禘之於祖尸柩既遠孝

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凡鬼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

於吉在傳傳三

祝文在注 疾病祀竈祝文 神之為德尊居五

祀家之休戚實所關繫茲以某親百卑調理匪叩

神明曷蠲災戾蘋藻至微敢將誠意端弓鑿歆俯

垂佑庇化難迎恩調元順氣早拜安痊詎忘恩賜

謹告○疾病叩宗先祝文 茲惟某親近沾某病

藥石無功深懷憂惕仰叩宗先俯伸寸臆薄祭具

陳乞垂鑒庇端賴恩扶俾臻康泰灾戾消除壽年
增益果副懇祈感戴無極謹告○病安酌謝宗祖
文曩因沾病懇叩宗先果蒙庇佑幸獲安痊銘
心鏤骨感念孝涓茲吉日奉祭惟虔特酌盟於
既往仍徼福於來茲伏惟歆鑒誕敷深恩迎祥聚
慶益壽延年謹告宗

卷之七 終

家礼考卷之八

雜儀

分之以職 倉穀藏也廩米藏也廐養馬之閑也庫

貯物之舍也庖宰殺之所厨烹飪之所舍業別野

別業也樹果木曰園或曰舍即舍考註

所幹 能事也易幹父之盞舍

咨稟 咨請問也稟白也章

家人有嚴君 家人彙傳○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

也周易本義

俸祿 徐氏元瑞曰錢帛曰俸米粟曰祿考註

佩悅萑蘭 吳氏曰佩如佩用之佩悅巾也萑蘭

皆香草也。中李章句

請其故。句賜而後與之。故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

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

後取以與之也。禮記集說

賈誼 洛陽人、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為博士、

時年二十餘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

與禮樂、絳灌等毀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帝後思誼

召見宣室、因問鬼神事、至夜半、帝不齋前席、拜梁

王太傅、上治安策。統譜

借父耜鉏云：師古曰、耜、摩田器也、言以耜及耜

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張晏曰、許責讓

也。漢各本傳注古少康作箕帚。說文○按禮凡為長者

箕、歛取糞穢者、帚、鬣也、皆物之至輕者、甚言其俗

之偷也。考証○耜、鉏見五卷注

天欲明、按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下、皆云雞初

鳴、未冠笄者、昧爽而朝、注後成人也、此子婦至天

欲明而起、昧爽而省問、與禮意不同、豈雞初鳴太

早、恐其難行歟、○馬永卿問內則雞鳴而起、適父

母之所、不亦太早乎、元城先生正色曰、禮事父與

君一体、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

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

為勞、蓋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

已而已焉、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
其聞其言、至今愧之。考

萬福 萬福問親夜來平安之意、古人於昏疏多用
萬福字、韓愈答孟簡昏亦然、即保安之辭、而所

祝之意也。同上

不安節 謂有疾不能脩其起居飲食之節也。禮記

晨省 省問其安否何如也。禮記

藥物 此非必有疾而然、蓋平時奉養之際、察親氣
力之何如、虛則補之、乏則益之、使不至於成疾也。

檢數 考 朱子曰、點檢數過也。同上

點心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晡前小食為點心。

唐史鄭僂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
其弟曰、治粧未畢、我未及餐、尔且可點心、則此語

唐時已然。輟 按韻、昏、白地、小黑曰點、心、謂暫
食少味、以点空心、點與煎茶點水之點同。考

在中饋 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程子曰、婦
人居中而主饋、故曰中饋。周易

酒食是議 小雅斯干篇、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母
父母貽罹、朱子曰、儀、善也、罹、憂也、女子以順為正、
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
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詩經

刀七 杜黃曰黃也宰夫也刀七是供 禮記相

安置 猶言安穩廣韻云置一也置字亦有安義

蓋欲親安穩過夜之意 禮記

昏定 定安其床衽也 禮記 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

安置 蓋互文耳且按丘氏儀節出入必告下注男

子唱喏婦人立拜是婦人無唱喏之禮柳西崖曰

某少時赴燕京親質於中原人以為作揖之時口

道萬福安置故謂之唱喏又看誰言其作揖而声

者謂之啞揖是萬福安置在唱喏中也 禮記

籍記而佩之 籍簿也佩謂服於身 禮記

出告反面 揚氏復曰告工毒反告與面同反言面

者從外來宜知顏之顏色安否為人親者無一念
而忘其子故有倚閭倚門之望為人子者無一念
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面没
則告行飲至事亡若事存也 禮記

書院 開元十二年置嚴正各院聚文孝之士或修

各或侍講以張說為各院使 唐 士大夫家私建垣

屋於宅側教子弟其間謂之 一 如五代時竇諫

諷 禹鈞嘗於宅南建一各院四十間聚各数千卷

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孝

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又如甯韓公之父

謂 甯文穆公曰其兒十許歲欲令入各院事廷評

太祝是也非考

不繇東階東階作階也皆避尊者上同

藥餌徐氏曰攻疾之物曰菜可以服食曰餌

顏氏家訓顏之推字休協之子博識才弁嘗待詔

文林館迂散騎侍郎齊亡入周為御史上士開皇

中召為文孝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

家訓二十篇並傳于世統譜

子放婦出放逐其子出棄其婦禮記集說

鈴下蒼頭都督閣内置鈴架以警防不虞通鑿綱目集覽

漢謂奴為蒼頭者服純黑以別於良人也前漢書注

下蓋懸鈴以代傳呼如翰苑之為者晉羊祜傳

閣之下侍衛十餘人揚方傳初為郡鈴下威儀鈴

下蒼頭蓋小豎通內外之令者禮考

凡拜數按程子曰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

者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蓋經宿以上則再拜者

卑幼見尊長之禮然也五宿以上四拜者加問安

一節正至六拜者比朔望加賀一節朔望四拜者

特以旦望故比平時加再拜同上

扶謂搗策少俛首接之曰扶搗策二字不見他處

亦恐是俗語謂以手拘執而扶策以起不敢安然

受拜而辭之之義○涑水記聞種放以處士召見

特恩驕倨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群謁放

少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姪出拜。嗣宗心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按此則跪而扶之者、跪而少俛垂手接之、蓋不敢受拜而半答之也。同博雅、搗、拘也。集韻、手搗也。策者、束勒行者扶持使進也。古有胎教。古者胎教之道、王右腹之七月而就寘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若王右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升、不敢煎調、而日不敢以待王太子。大戴禮、禮、費、誼、新、春、同、升、作、斗。古者婦人

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列女傳、婦人妊身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射、鳥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于善則善、感于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博物志

孔子曰云々 大戴禮保傳篇又見賈誼疏中但作

常之為

嬰孩 人始生日嬰、胸前也、投之胸前乳養、故曰

嬰孩 孩小兒笑声也、說文

杜漸 防微杜漸唐書杜塞也事之由來曰漸

孺子 說文孔子也、程氏曰親慕之意、小兒親慕父

母謂之孺子、書孺子、幼少之稱、食

列女傳 十五卷、漢劉向撰、曹大家注、雅籍

女戒 一卷、曹大家作、同上

曹大家 漢魯注家、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

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

節行法度、凡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

而卒、和帝詔昭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

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年七

十餘卒、皇太后素服率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

頌銘誄問注哀辭各論上疏遺令九十六篇、子婦

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古今列女傳

外傳 外傳、教孝之師也、禮記注

婉婉聽從 婉謂言語柔順、婉謂容貌柔順、聽謂有

所愛從、謂無所違、此皆教以女德也、小孝

女工之大者 蚕桑養蚕以桑、故曰蚕桑、織、小雅經

緯相成曰織、績、詩、詁、緝、麻也、裁、說文、制衣也、縫、說

文以鍼紩衣也。纂顏師古曰：赤組也。說文似組而漢者所謂錦繡纂組害女工是也。証考

僕妾 給事者男曰僕女曰妾又男女之通稱。說文

紩縫 以線貫針曰紩。集

骨肉 謂兄弟也。文選六 稱至親為骨肉者言其休戚相関如骨肉之不雜也。

柳開 開字仲塗大名人父名羨翰仕周世宗官至監察御史開仕宋太宗官至郡守。統譜

及日 犹言終日。小孝 句說

五不取 真氏曰孔子五不取即擇婦之法也婦人深居閨闈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亦觀其家如此

真氏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受昏過目成誦慶元中第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諡文忠德秀之孝以朱文公為宗所著有太李衍義說各記文章正宗。統譜

尔 同上

七去三不去 以上三節並本 戴禮本命篇文 古者女有七去今謂之七出議者謂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出之太過宜改為五出王忠文七出議辨之詳矣近見陳聲伯兩山墨談又云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聖人之意愚以為此正聖人

無子之列於去疑非聖人之意愚以為此正聖人

之意也、夫娶妻、本為繼嗣也、女子以順為正、世之女子、忌刺已多、既無子、又不容其夫置妾、以致絕人之嗣者、徃々而是、故聖人立法、首言不順父母、而即繼之以無子、使女子知其不執婦道、與無子者、禮所當去者也、庶不敢縱其惡耳、若雖無子、而能和順逮下、是為賢婦也、豈一概去之乎、夫婦雖五倫之一、然亦以義合者也、義合則為夫婦矣、義絕則不為夫婦矣、孔門三世出妻、不以為異、後世溺於房室之愛、而士大夫又耻於出妻、養成婦性之惡、有終身受制於妻、而不得行其志者、聖人制禮、正所以扶植綱常也、安得謂之過乎、至於惡疾、

雖出於不幸、然不可以供粢盛、共枕席、則去之、亦禮也、然聖人止言女之所宜去者、有是七者、若有三不去、則又當斟酌而行之矣、惜陰錄

張公藝 唐睿孝友傳

旌表門閭

麟德 唐高宗年號

高宗 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壽五十六、改元者十四、唐睿

封泰山 封、謂封土為壇以祭也、泰山山名、小孝句說

國語云、趙文子、趙武也、栾武子、栾盾也、中行宣子、荀也、范文子、范燮也、卻駒伯、卻錡也、韓獻子

韓厥也。知武子荀瑩也。國語晉語注。皆晉大夫。

委積蓋藏。委積藏並去聲。蓋如字。又入聲。委積牢米薪芻之總名。

周禮注少曰委多曰積。藏蓄物也。月令謹蓋藏。音

魯師春姜

報反而行

王吉 字子陽。皋虞人。卒賢良。為昌邑中尉。雖不尊

道亦加敬禮。及王即帝位。以淫亂廢昌邑。群臣皆

誅。獨吉以忠直教諫。正得免。官至諫議大夫。謝病

歸。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統譜

匡衡 字稚圭。東海萊人。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

政議輒引經以對。言多法義。數上昏陳便宜。後拜

相。封樂鄉侯。同上

胡安定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仕為蘓湖二州教授。

立經義治事二齋。倡明休通用之。卒。出其門者皆

循々雅飾。後居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世稱

安定先生。自河汾以後。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瑗

為首稱焉。同上

孀婦 婺女廣韻寡婦也。音

袁氏 一世範三卷。陳氏曰樂清令三衢袁朱君

載撰。文獻通考。本文所引教條。並世範中語。朱蓋宋人也。

門閱。漢春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徑歷也。

悅王字

今人以家世門戶為閥閱語矣會

化離 王風中谷有蕓詩有女化離注化別也 詩經注

髻亂 髻童子垂髮亂毀齒也全

夫妻反目 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日夫妻反目不能

正室也易小畜九三

顏丁 魯人禮記注

少連太連 梁春載扶桑國人親喪七日不食祖父

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姊妹三日不食嗣王立

三年不親國事孔子不云乎善居喪東

夷之子也餘冬序錄○按本朝上世之時有

呂氏鄉約 呂大鈞大忠弟中乙科歷官知三原縣

後為廊延轉運司從事大鈞初李于橫渠後又卒

業於二程平生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著有四春

注及鄉約統譜○按呂氏兄弟四

央托 以言託人曰訣一作映俗作央通雅

名紙名帖 釋名曰書名字於奏上曰刺後漢祢衡

初遊許下懷一刺既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盖

今名紙之刺也則名刺之始起於漢制也○事始

曰漢初未有紙書名於刺削木竹為之後代稍用

名刺唐武宗時李德裕貴盛百官以苗刺禮輕至

是留具銜候起居之狀至今貴賤通用謂之門狀

稍貴禮隔者如公狀躡為大狀事物紀原

堂上官

邸舍 說文屬國舍也徐曰諸侯來朝所舍曰邸今人謂逆旅為邸韻會

附錄

妣 經傳中無妣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明道

姨 母之姊妹曰姨有舍○即從母也姨夫者從母

其夫亦謂為大姨夫小姨夫故呼從母為姨

辭 賦之文貴婉麗辭以寄情深而語緩古今按

儀禮士冠礼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

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然近

世多尚字說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有女子

名辭其實亦字說也文休

劉屏山 劉子翬字彥冲次子痛憤父死廬墓三

年執喪致羸疾服除授通判興化軍以不堪吏事

辭歸武夷山妻死不再娶事母凡盡孝友講孝不

倦孝者多從之游號屏山先生統譜

冠而欽名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禮記特牲篇

曾氏類氏有若無秦伯如愚篇無伐公指長篇陋巷

雍也一貫里仁而三省李而

指南謝人指教曰仰荷指南類纂要

先吏部即韋齋朱子名林曾為吏部員外郎詳見于後迂墓記

彪炳

駸疾也朱

純亦不已中庸第二十六章

虞朱虞集之兄見于元史虞集傳中無他事跡

虞集 汲子隨父居臨川天性孝友弘才博學累遷

金章閣孝士日取經史中切心德治道者陳進經

筵凡美顧問必隨事規陳而一時大典冊咸出其

手其論薦大才必先器識平生為文萬篇有道園

李古錄行世卒贈仁壽公諡靖統譜

著雍困敦相月六奠歲在戊日著雍在子曰困敦

七月為相雅奠英瑞草堯時有之每月朔日生一

英望後日落一英堯觀之以知晦朔故又名曆英

彙字

卬突 卬東髮兒講總角卬兮毛傳卬幼稚也突出

兒朱

脫父字

孰采孰受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

孝礼 礼記禮書篇

孰集孰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餘也是集義

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孟子公孫丑上篇

自誠而明 **中庸第二十一章**

相門有嗣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史記孟審君傳

說 按字書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

也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 借文

升明

劉瑾

懷甫 瑾美玉楚辭懷瑾握瑜 食

魏恪

商頌 詩商頌之什那篇

啓 啓開也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 有

古体有俗体 文体明升

非偶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辭曰人各有耦

齊大非吾耦也 左傳桓六年

摠衣問政

察院 唐憲府故事侍御殿中監察呼三院故今亦

斥殿中日殿院監察曰察院自唐室始也 紀事物

宣教 宋從八品宣教郎宣義郎 文獻通考

覆誣之傳 揚雄著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

覆醬詭也前漢各本傳

疏 疏之為言布也疏用散文秦漢以來皆用於親

知往來問答之間而各啓狀疏亦以進御文休明并

荼毒 如荼之苦如毒之螫各經集傳

饘粥 饘糜也又作飢饘担弓注疏云厚曰饘希曰粥

粥食

五內 五中也魏志王浚傳注聞命驚愕五內失守

康熙字典

哽塞 哽食不下喉也韻會

克襄大事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傳定十五年

縲然 縲縲同家語縲如喪家之狗蓋謂其狀如有所拘繫者也

鄉貫 本貫鄉籍也

諛墓 劉義持韓愈金教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

唐各本傳

士季口耳 小人之季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

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揚子法言

佻儇 佻爾雅偷也注謂苟且儇荀子注輕薄巧慧

也韻會

紹興 宋高宗年號

壺彝 壺尔雅宮中術注閤門道金句

湯沐之封 齊王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史記

本紀謂以其賦稅供其湯沐之具按各言故事注○

天子皆有湯沐之邑則不
獨婦人有湯沐之邑矣

紹聖 宋哲宗年號

政和 宋徽宗年號

龜山楊氏 揚時字中立將樂人潛心經史熙寧中

登進士從二程游得河洛之傳淳沈州縣者四十

餘年後為諫議大夫僅三閱月所論列皆閔世道

又為國子祭酒高宗時除工部侍郎直學士世号

龜山先生卒贈文肅

統譜

趙忠簡公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隨高

宗南渡累官殿中侍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

初鼎薦張浚後並相協心以圖興復之功與秦檜

論和議不合罷政謫嶺南在吉陽不食而卒孝宗

時贈太傅豐國公諡忠簡

同上

秦檜 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從

至燕山後歸行在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八

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封益國公加封建康郡王卒年六十六贈申王諡

忠獻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諡謬醜

宋史嘉
臣傳

劉子翔

塾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從呂祖謙學用蔭官將

仕昂早卒贈中散大夫子鑑奉直大夫湖廣總領

統譜

楚 朱楚字文之文公次子用蔭補官歷朝奉郎同上

李延年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從李罗從彥結茅山

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

世魏延平先生卒謚文靖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

世同上

山頽梁壞 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

人其萎乎遂寢病七日而終家語終

生榮死哀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論語子

總綽總音 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荀子

築室三年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詩小

晏 謗作舍道傍二年不成後漢各章帝紀

呂伯恭 呂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祖好問隨高

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祖謙早擢高第

歷官著作郎直秘閣倡道於婺為一代宗師号東

萊著各立言並行于世卒謚成統

經說事記按東萊所著有經說詩

澄清挽濁 黃憲字叔度郭林宗曰叔度汪、若干

頃之陂澄而不清挽而不濁後漢各本傳

時雨之化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

孟子

鴻羽之儀 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周

獨御之對

祈招之詩 楚子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出復語
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對曰臣嘗問焉昔
穆王欲肆其心周遊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杜氏曰祈父周
司馬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借左

昭十

隻雞

徐揮事見
五卷注

牛山之約

郡紱 紱又作緋繫印組也草

鈎黨廢錮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十二月褫職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李已
榜朝堂。朱子年譜鈎致也韻錮鑄銅鉄以塞其

隙也後漢有党錮謂塞其仕進之路也又禁錮重

繫也彙

流根之報

祀泰壇 燔柴於泰壇祀天也禮記祭
法篇

所怙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詩小雅小旻
之什蓼莪篇怙恃父亡

日失怙母亡日失恃彙

益國周公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奉進士又中博

李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高宗
見其文竒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
排權倖特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遷樞
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卒謚文忠祠于

孝有文集行于世統譜

雲仍 玄孫之子為雲孫雅 雲孫之子為耳前惠紀

公孫耳孫 庶曰雲孫之子 又諸侯王表師古注

音仍集韻通作仍古今 玄孫之子為來孫之

子為鼻孫之 之子為仍孫之 之子為雲孫補

韻會

遣免

家禮儀節考卷之八 大尾

